



《阴山下》是内蒙古作家安宁最新创作完成的生态主题散文集,于今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阴山下》讲述的是安宁以10余年生活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生命体验为基础,以一个普通家庭的生命轨迹为中心,书写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,如何在共同生活中彼此理解、互相关爱,并由此折射出这座塞外之城中无数家庭的生命图景。

从《敕勒歌》的苍凉歌咏,到当代人的精神原乡,《阴山下》既是一部以生命丈量辽阔内蒙古的自然笔记,也是一曲生死相依的故土赞歌。安宁行走于阴山、大青山、敕勒川、黄河与古老城池之间,在山川草木、河流鸟兽和普通人的命运悲欢中,寻找人与大地之间深沉而温暖的关联。

安宁不仅记录一片土地的风物与历史,更以诗性的目光凝视草木荣枯、河流奔涌、万物生长与人的命运交织。一个家庭的爱与伤痛、离别与和解,映照看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经历;一片土地的四季轮回,也见证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永恒情感。

安宁在《阴山下》一书中,超越地域书写,将家庭记忆、自然生态与生命体验融为一体,让读者在辽阔内蒙古的风物与故事中,重新发现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深层关联,以及生命与万物共生的深层意义。

——编者

《白马,白月亮》中的草原宇宙与生命同频

◎素心

锡林郭勒盟素有“中国马都”之美誉,其境内的西乌珠穆沁旗更被誉为“中国白马之乡”,乌珠穆沁白马是草原上最灵动的精灵。诗人苏和深耕于此,诗风雄浑大气,意象绵密悠长。日前,其诗集《白马,白月亮》付梓,恰如白马踏月而归。

为一本诗集命名,往往是诗人的第二次创作。当“白马”与“白月亮”这两个意象被并置于封面之上,它们便不再仅仅是诗行中的两个名词,而成为进入整部作品灵魂的两把密钥。

现代诗写草原,往往容易陷入两个窠臼:要么是对风吹草低、牛羊成群的景观复刻,流于浅表的风情画;要么是借草原符号抒发空洞的乡愁,失于滥情。而《白马,白月亮》这首主打诗,却以一种近乎地质学、与天文学交融的冷静笔触,重构了草原的夜色,将一片具体的地理空间升华为一个充满灵性的生命场域。

这首诗的高妙之处,首先在于它打破了感官的壁垒,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感知系统。开篇“白马擦拭着月亮”,起笔便极具动感。这不仅是一个比喻,更是一种视角的翻转。通常月亮照耀白马,此处却是白马这一实体在擦拭虚空的月亮。紧接着,“一些裂缝,长出草。夜的边缘泛着花白的芒硝”,诗人将视线下沉,落在土地的肌理之上。芒硝的出现,暗示了这片土地的盐碱化与坚韧,它不再是江南的温软,而是北方的粗粝。“擦拭”与“长出”两个动词,赋予了静态画面以生命的跃动感。白马群“补充青草流失的盐分”,这一句更是神来之笔,它跳出了文学性的语境便发生了质变。随之而来的“回旋着壮阔的、夜的声音”,便不再是风声或虫鸣,而是大海的潮汐回响。最令人叫绝的是对犬吠的处理:“偶有一两声犬吠,似深海之鲸发出的音频”。在静夜的草

原上,声音因稀少而显得空旷,这种空旷感与深海的幽寂同频。犬与鲸,陆地上最忠诚的守护者与深海中最大的生灵,通过声波产生了奇妙的互动。不仅写出了夜的寂靜,更写出了自然的宏大与深邃。然而,这首诗并没有止步于写景。在结尾处,诗人将笔触探入生命的本质,完成了天地人心的同频共振。

“白月亮的心跳,与/大地的心跳,合在一个点上”。如果说前面的描写是在“散”,那么结尾就是在“聚”。诗人将天体、动物、地理乃至人文的所有频率,最终收拢于一个具象的“点”。这个点,既是物理空间的汇聚,也是精神世界的归依。它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,让人意识到,在这片穆仁高壁上,无论是白马、月亮还是牧人,都是大地母亲的一部分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诗中的地名“穆仁高壁”与“乌珠穆沁”,为这首意象繁复的诗作提供了坚实的锚点。它们防止了诗歌因为过度的隐喻而飘向虚无,时刻提醒读者这是一片真实、厚重且具体的土地。

《白马,白月亮》是一首关于“凝视”与“倾听”的诗。它没有大声喧哗,而是在“缓缓滚动”的马群和“静静的”高壁之间,捕捉到了宇宙的低语。它告诉我们,真正的辽阔,往往藏匿于无声的心跳之中。这不仅草原的颂歌,更是一曲关于万物互联的生命哲思。

说到现代乡愁写作,似乎早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思乡怀旧范畴,它不再是单一的地理坐标回归,而是一种在流动性时代中对确定性的追尋;是对抗现代性焦虑的精神锚点。而《月亮被使旧了》是一首典型的现代乡愁诗。“月亮被使旧了”起句很辣,诗人一下就把月亮从天上拽到了人间,变成一件日常器物。不是古人那种清辉如霜,而是像一块用了很久的铜镜,一把磨秃了的镰刀,“旧”里带着生活摩擦的痕迹。后面接“牛粪”“大粪”“灶火膛”,立刻把草原生活的烟火气铺开:月亮是可以捡回来、掰碎、

烧火的“燃料”。这种把宏大意象“降维”的写法,非常朴素,也非常接地气。

接着,诗人一边写“火神就激动一次”,灶火热烈,有人的温度;一边写“诺敏河载着一湾银子走向远处”,河水冷冷地流走。一热,一冷,对比强烈。

用银子比喻月光,这个构思非常奇妙,既承接了“月亮”的光泽,又暗含了“贵重却无用”的意味,月光再亮,也换不来温饱,更换不回亲人。再看羊群:“一只羊回来了又一只羊回来了/没有带回来额吉和阿爸”。物归人归,羊的归来反衬人的缺席,这种不动声色的对比,比直接哭诉更达人心,也沉重得多。

诗歌的后半段,诗人用听觉加幻觉,把孤独拉长拉远。“嘎吱嘎吱响”把月亮写成了一篇老门、一辆旧车,甚至是一根快断的骨头,把“旧”从视觉推进到听觉和触觉。“山峦似抛出去的石头/在月光上激起一层层涟漪沉下去”,这里有点超现实:山本是静的,却被写成抛出的石头;月光本是空的,却能承载涟漪。这种把空间倒置、轻重颠倒的处理,很像人在极度思念或疲惫时的恍惚感,世界在晃动、在下沉。

诗人结尾的处理有点出人意料,又在情理之中。“一粒光如此遥远”,从“一湾银子”缩成“一粒光”,从宽阔到渺小,从明亮到微弱,把整首诗的苍茫感收在一个极小的点上,人在特定时间的无力感,一下就拉满了。

通读完整本诗集发现,诗人常常把草原生活、家族记忆和时间磨损感揉在一起。它不喊痛,却处处是痛;他很少抒情,却字字有情。

现代人的故乡往往是碎片化的。可能是拆迁后的废墟、被城市化吞噬的村庄,或是记忆中某个具体的物件,老屋的门环、村口的老物件,亦或是其他什么。乡愁不再是对整个地域的眷恋,而是对特定记忆碎片的拼凑。在信息爆炸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,写作成为一种抵抗遗忘的仪式。记录故乡的细节,就是试图在时间的洪流中打捞那些即将沉没的记忆。而古人写乡愁,往往借用高度

符号化的意象,把抽象的思念写得具体可感。

我们把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和苏和的《月亮被使旧了》放在一起看,会发现一种跨越千年的“对话感”。两者都在写乡愁,但用的手法完全不同。

王维在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写道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通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王维的经典之处在于“不写我,写他们”。他明明站在异乡的街头,心里想的却是远方的兄弟。他想象兄弟们登高、插茱萸,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,也就是他自己。这种写法把思念藏得很深,通过兄弟的“遗憾”来反衬自己的孤独。这是一种优雅的、文人的、带有仪式感的乡愁。

再观苏和的诗:月亮像蒙古包后面的牛粪/我用大粪兜回来,一块块掰碎填进灶火膛。诗人完全不玩“藏”的游戏。他把镜头死死对准“我”的动作:捡月亮、掰碎、填进灶膛,也就是他自己。这种写法把思念藏得很深,通过兄弟的“遗憾”来反衬自己的孤独。这是一种优雅的、文人的、带有仪式感的乡愁。

再看结尾,从“少一人”到“没带回”,王维的结尾是缺憾美,苏和的结尾是“虚空感”,“一只羊回来了又一只羊回来了/没有带回来额吉和阿爸”。这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转折。羊都回来了,唯独人没回来。这种“物是人非”在王维那里是隐喻的,在苏和这里则是残酷的直视。王维的“少一人”是暂时的,而诗人的“没带回”透着一种永久性的丧失,这不仅地理上的回不去,更是时间上的永别。苏和抛弃文化性怀旧,直面痛感,更具现代化审美。

点评:诗集《白马,白月亮》,用诗歌语言构建了一个“草原宇宙与生命同频”的宏大境界。更重要的是,它提供了一种重返大地的方式。诗人以雄浑的笔触,打破了人与自然的藩篱,让“草原宇宙与生命同频”不再是哲思,而是可感知、可触摸、有生命力的有力书写。这既是苏和对故乡锡林郭勒的深情礼赞,也是当代汉语诗歌在精神返乡途中竖起的一座醒目的路标。

——编者

随手拿起悦心新作散文集《走过有风的旷野》,只想随便翻一翻,不想却被深深吸引住,一口气读下去。这本书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呢? 读完全书,我静静寻思。

首先,应该是语言的格致。这部作品予人突出的印象是行文洒利,独有韵味,字里行间流动着令人愉悦的聪颖、睿智。

“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,阅读的第一审美享受是文字传递的,文字能力直接呈现的是一个写作者的‘修行’,也就是心灵的能力。一般而言,具备了这个,才可以论及其他。”这是我曾经所写的阅读札记里的话,自认为是正确的。

但之前令自己有所动的,往往是作品语言的精练、准确罢了,很少有似这般精准、凝练,又别具一格的。

想起悦心说她不懂写作,浑然不知写作的章法、技巧之类,她这一篇一篇文字完全是兴之所至,随手记心。那么说,正应了那句话,“最大的技巧是无技巧”。而最考究的章法,应该是真情毕现,裸心直呈。

这就提出了一个硬要求,写作者须有一颗足够好看、不惧袒露的心;有一腔任凭试炼的真情。

显然,悦心是具备这个的。只要潜进她的书,答案就能够看见。这也就说到了《走过有风的旷野》吸引我更主要的一个点:内容。

关于作品的内容,简言之,这就是作者把自己的心不遮掩地剖敞在阳光下,将过程如实、唯美地记录下来的一部成长叙事。散文是最能体现“文如其人”规律的文体,从每一篇散文中都能看见一个人物,就是作者自己。而悦心这本散文集尤其是紧贴着她自己写开来的。

全书设为六辑,分别是:“启程的森林”“见天地、见众生、见自己”“不肯认输的人”“强大的心,是因为曾艰难地走过,且始终温柔地对待自己”“心之所向,深情而勇敢”“要芬芳馥郁地生活,有一颗郁郁葱葱的心”。

作者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,在上海读的大学,到美国读的研究生,毕业后回国就职于北京一家大企业。热爱瑜伽,向往真实自由的生活,后来“心之所向”辞了职,走上带领人们学习瑜伽的道路。为求精进,她不止一次独自前往印度、尼泊尔等南亚国家,拜师问道。为了同样的对生命真谛的追尋,在国内她也八方求索,曾数次只身走西藏,看看可西里荒原,转冈仁波齐神山,九死一生地在严寒季节穿越海拔5000米的“世界第三极”藏北无人区……去少林寺体验断舍离禅疗;去康巴高原拜问僧侣生活;去黔东南欣赏侗寨的悠远;去江南沉浸水乡的静秀……

《走过有风的旷野》基本是这些历程的记述,听其所思,听其所悟,宏篇阔野,微细点滴。其中优美的风景描写固然笔笔动人,更珍贵的是触景生情式的心灵感悟。所到之处,一抹阳光,一缕微风,一张面孔,一句语音,一朵花,一片叶,每每都能触发作者的思索,结出粒粒“珍珠”。比如在转冈仁波齐神山、征服最后一小段坡路的时候,实在撑不住了,不顾同行人的劝诫,违反常规地选择了躺下来休息,“我发现休息之后,我内心绝望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了,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走,但是否能走到终点,我没有力气去确信,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也许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极度疲惫的时刻,再也没有力气去确信一个遥远的未来,唯一能做的,就是先走过今天……”在那样的时刻,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、是否需要休息,只能遵循自己的节奏,任何建议都不能够打乱自己的节奏……别人的话,很多时候都是好意,但如果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状态,而是一味跟从别人的建议和脚步,是很难度过危险的……在转山证上盖了个大大的C章,宣告转山成功,我躺在路边,脑子里从未如此清晰地印上这样的信念:……若能坚持到底,必是要有坚定的信念;懂得平衡休息和行进;对自己清晰了然,不盲从;立足眼前,关注当下,而不是执着于一个遥远的目标。”(“那一年,我曾走过的苍凉”)

看了这篇转山记,相信许多人会同意说这分明就是一部“人生行记”,人生的过程逼真地仿佛就是这样地一回环绕矗立在海拔4500米高处的冈仁波齐神山。所以,悦心这次的经历,会成为她日后生活中数不尽的乍然盛放的智慧之花,带来不可估价的启示。这改变了我对近些年爆火的旅游热的看法,令我不由地点头:嗯,果然似这般去行走山水世界,倒真是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大有裨益。

《等雨停》这篇中的一段文字,我也很喜欢:“那一日,我听从加纳什的指导,光着脚从教室出来,穿过被太阳烤得炙热的石头路,走到后山的草坪上……我赤脚踩在温热的草坪上,感受草根下面湿润、柔软又坚实的土地。突然就懂了,为什么大地是阴、是坤、是母性,她的坚实是被柔软包裹着的,她的柔软有一个极坚定的内核,这不就是母性能量吗? ……那一刻,我第一次震撼于那些书本上絮絮叨叨的道理都不及一次真实的触觉。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可悲的一点,是对生命本源的东西没有体验。我们通过书本了解一切,然后又将来听来的话写作文里。我们没有触觉,只有视觉和听觉。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天空是什么,土地是什么,水稻为什么叫水稻,鸟儿是怎样起飞的,但我们却一心想飞向蓝天,做一只鹰。”

由这本书看,悦心难得的地方,是她活得非常认真,生活里极细小的发生和寻常的进行,都潜怀着意,探询蕴含,从小中见到大。这让人有理由对她生出信心,迟早有一天,她会豁然明了“无一不是心中之物”这句哲言的真义,从而于一切中看见她所热切向往的那“最纯粹的内在本真”——自性真如。

同样,由这本书,可以说悦心是幸运的,她毅然踏上了寻找的路,竟一朝找到了那最无价的珍宝——正确的生命方向。“生命是一场灵魂的旅行,终点是写好的,而重点,是那行走的人,这一路是否有了些许长进。若所有的艰难与挫折、美好与幸福,最终孕育了一颗更为丰富、超然、慈悲与智慧的心灵,那么,就人间值得。”《人间值得》里的这段话,尤其可为她“找到了”的明证。生命的方向,是于地球人类而言最重要的事体。由衷为她高兴,这是宇宙天地皆欢喜的大事件。

当然,她尚在路上,犹如璞玉,需要更进一步雕琢、磨炼。可喜的是她带来了清新、希望,令人欣欣然有了期待,笃定地相信未来。愿她锚定方向,阔步向前,迎接越来越美丽的风景,拥抱属于自己的明天。

由悦心和她的这本《走过有风的旷野》,我们要说,写作这件事,但修一颗心净若琉璃、明如满月便好,文字上,大可随性挥洒,自成天然图画。

如泉涌那么澄澈,自然悦心散文集《走过有风的旷野》读札

◎郭严肃

文艺评论

文艺评论

风赏